金壘子

金罍子序

劉歆序七畧。三曰諸子。而臚為十家。稗官小說家與焉。自漢以降。諸子之名。蓋罕存者多不足觀。而說日繁盛。不知

說固子之別名耳。然班固之論
謂諸子十家。可觀者九。說家
者。閭里小知。街談巷語之陋
綴不足道。則說與子又似有
閒矣。夫古之工於意言者。言

[illegible]明也。莊周之於道德。韓非之於刑名。其瞭然于中者。追於吐而必不可茹。如水盛堰斂。沛不容遏。又如老農之計囷廩。大將之料軍實。舉所

有而已。潛夫論衡之屬。吾無
取焉。彼其中固無有也。固鮮
所聊也。而强言之。故屑而不裹。
蔓而不根。讀之如啖木然。久
矣夫諸子之龐而難擇也。又

況虞初者流。又而非雅者乎。金罍子者。其書類所謂說家。其博而精。辯而正。酣經史。聯絡曲折。而出之粹然。過潛夫論衡也遠甚。其命名曰山堂

隨鈔予懼名之近於說而不知者與街談巷語之書屬而少之。故更之曰金罍子。金罍子者其號也。或曰。子之子金罍子也。以為韓莊乎。曰。金罍子儒

者也。儒家者流。非子與。以術則莊韓非類。以文而曰金罍子今莊韓也。予又敢哉。然而有難有易。今夫老農之計囷廩。而大將之料軍實。此順而易者也。

有善數者焉。隔國而節。龠合不爽也。有善兵者焉。望敵而揣。虛實不爽也。此遂而難者也。莊與韓道其欲言而止。若數家備於易耳。後之儒者。是非

定乎載籍。善敗決乎古今。引之也至繁。而要之至當。此與隔圍望敵而籌者異。以異乎。此金壘子之所爲難。然均以言其所明則一也。

金

罍子上虞人。嘉靖甲辰進士。仕至應天府尹。所居近金罍山。故稱焉。

萬曆歲丙午

賜進士及第國子監祭酒前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

侍講兼修　正史撰述制

誥會稽陶望齡譔

金罍子序

舒子曰。予讀陳京兆先生書。蓋竊歎古今人心賞之艱遘。生不同游矣。之人絕無至汔矣。獨其名存耳。至於恃竊之以私

自此數。而以相如薰心。則犬子
更論之奇。麗合神造。李仍乃
有讀子虛賦而為之謂於太白。
嗟乎。生不得之對人同時〻〻。
而得乎古之同也。既得之而幾

成千古也。鄭矣。奇矣。一日失之。千古不易矣。一室失之。四海不易矣。

不佞敬、垂齠而集古文辭業。已治之北地、信陽、歷下、太倉諸長老先生者。恨生也晚。偽役

鞭走西南，以壯遊海內，而中郎之徒，有五都倒也。竊自混中原賢儁，我能乃之。生者把其臂。設其談至至也。深尋之矣之氣。認陳先生。先生之藩予

齊州也。不偽故來遊青徐。先生寔秉三代之遺。至政績悶悶沕沕。令人飲至之全而不見至班。相傳先生。殆古萬石君之流。椎魯而不文。近予官延令。而先生

長君翌左貳之。間一編視予曰。先大夫宦橐室業。也最耳。詢至為先大夫左行如人。別余毛之夢莅南州幸也。展而讀之。以若觴予以海。先生之

學。有瓊海之浩汗。而一洗至萎薾。有秋月都之博雅。而不作至輕佻儇譚之態。大率

國朝陳先生。若以程秦祚漢。斤斤咲貌衣冠是莊。則北地

輩自獲先登。其有律援經篆。旁搜百家。無能定幾微之似是。品隲補百代之缺遺。則二百餘年。當世學有踞先生右者。閟之沕之者。何以有此。予非

讀先生如。幾先先生。傳云云。而非至所素習之名藩。遂擬先生于古以上人。又幾先先生。儻予知先生蚤二十年去。當獲左提右挈。必以留我。疑矣。

去矣。予于不佞先生。胡若以嬪之而卒以攜之也。然亦佞予七年矣。先生去南州未遠。其行予隱之。在眉睫知。久之其懿訓又津津在口頰。排有音響

遼絕。至今比數騷人而亦窮。先生清望。世所遺。收召之幾十年。而福幾優于蠹魚。畢昔而後先生亡。振腕于子雲之所同時者。世曰豈人。則不備

于先生。至千百會之而一室命之矣。

賜進士第南昌後學劉曰寧書于泰興使之軒中

金罍子傳

邑後學車任遠譔

罍山陳公者越之上虞人也名絳字用揚居金罍山麓因自號云公幼而岐嶷不凡為姚江謝文正所器稍長讀書過目輒成誦為諸生高等已嘉靖丁酉舉於鄉甲辰成進士試樂平令樂平俗故獷悍毋睚眦相殺公為解喻禁絕之時延禮文學士與談治理民始彬彬向風至若賑歛歲毀淫祠具有成蹟晉冬官曹治器皿廠事往內供器輒留中委積公知為要閹

所乾沒。請得五日一領。所進器更飾以供閹嗾之。每出。遞馬大訴。公不爲撓。歲省縣官錢以萬計。大司空吳公鵬以廉幹。獨移牒天官留任。久之。或謂所省緡錢。盍疏諸朝。不則以儲公用。公曰。吾不以是博名。且謂前官何。時論高之。旣轉刑曹正郎。治城旦書。多平反。稍暇。即手一編。佔㗨若儒生也。無何。出守彰德。常遭亘旱災。躬爲雩禱。雨即大澍。人謂隨車云。奸民鄭瓚韋數十人。攻剽村墅。官數警不寧。悉捕治之。趙王府旗校橫索錢鈔。搜邑里。禁戢。莫敢不服。吏李天福者。

[illegible]郡人郭侍郎勢盛出帑銀千餘兩取息。公廉得狀
干法。大御郭公意。量移青州。青故懷礪俗。公至彈心
爲理。與宋、留鄭公比隆。當道以材賢特薦者八九上。
竟用郭故格不行。僅常調兵備副使。居寧前。寧前隣
虜穴而阨全遼。勢甚孤危。公曰。事不避難。臣職也。遂
獨身往。繕隍壍。立營屯。簡卒乘。嚴烽堠。日大閱士。虜
聞之氣沮。罔敢闌入。當是時。巡撫王公之誥、巡按李
公輔咸倚公爲長城。而公亦籌略有餘地。益大肆其
力於典籍。談名理。核掌故。悉著之於篇。稱金罍子。益

倥偬虎帳間不廢毫楮而世有傳而劄記者莫不驚猶古人居任五年不遷尚以前憾云公處之恬然其以外艱歸其不歸者已十五年矣服闋 穆廟時用宿望授江西參政已一歲三遷至左布政使諸凡節用釐獘減火耗水脚羨餘銀二十處歲省數萬時謂清廉二伯前有馮轄後有陳轄之謠餘干縣民有以銀解者中途爲同侶所易啓封皆贋也民故椎魯公察其非姦而銀止三百餘乃以司吏班銀代償民泣欲以死報其子惠之心如此尋擢光祿寺卿未幾陞

應天府尹而公已倦遊矣乃乞身而歸時大宰張公瀚疏留之云秉性剛方操已潔白頗得公之槩矣公歸而一意於立言取所著金罍子更删潤以成全書虞故有西溪湖於水利最鉅堙廢者已百餘年而公爲復湖議精鑿明悉邑令朱公緗藩得而請於憲府僅復之然其利於虞亦溥矣夫公所已試者十不得一而其一足以濟世如前歷官蹟是已所未竟者百不售一而其一足以名世如所著金罍子是已當公著書時味不存口枕不便宵冥搜玄覽殆無虛晷

其言自天地名物之變禮制政事之繁上極象緯中盡倫紀下迨虫魚皆援証精切辨論正大意皆古人之所未發而無一字不根於古是可以不朽公也夫

外史氏曰余既傳陳公則竊嘆虞多名碩無庸縷舉即如漢之王仲壬彪炳歷世血食賢祠他美固著夫非以論衡最耶云論陳公政業就以論衡絜材較長故應無遜公沒而未祭于社何哉四方睹公之書者必且翕然企慕之不置語云人貌榮名殆是謂矣

金罍子凡例

一是書。始題山堂隨鈔。其稱金罍子者。陶石簣太史指也。

一舊無銓次。隨所錄也。今書以子名。迺始分爲上中下三篇。各叙其世代爲上篇。中篇。末復別分倫類爲下篇。

一篇中。非經史子說疑佚。弗訂。非獨創胸臆。弗摭。其旁證肆引。非確有實據。弗贅。古今不剖之疑。未闡之旨。間或有發明云者。

一、上篇。攷訂訛繆。自古今治亂是非得失。以及禮儀。撮其事之博大。義之宏深者。而揚扢之。凡二十卷。

一、中篇。比事述詞。拾遺糾舛。並加攷訂。而儀禮尤詳。第議論視上篇稍略。凡一十二卷。

一、下篇。究古以原其始。攷禮以証其實。譚異而歸于正。多識而覈其詳。內入墓言。凡一十二卷。總三篇。通計四十四卷。

先君雅言。學士大夫。平居無事。宜繹其腹笥。以勒一

寥言。亶不爲後世名。庶足托其胸臆。雖仰屋著書。含毫欲腐。亦良快已哉。故此書。自筮仕抵遂初。時時涉筆不置。然每有新得。輒復劄記。以故藁數易而業卒未竟。晚病風痺。尚日几一編。矻矻窮年。中若猶有未自慊然者矣。曩昰從傍。時請副墨。間亦流布寓內。然未廣也。已長兄簿泰興。稍梓一二。以嘗嗜古者。於是翕然矜爲十襲之珍。第獲覩鈔本者。惜其未備爾。昰昰家貧逡巡久之。而有不忍其終閟。爰請正於陶太史。辱名曰金罍子。以先君嘗讀書金罍山中。且以寓

號而子之云者。若古先儒之立言已也。顧脞錄無次。已辱諆諸車遠之氏曰。昔陸士衡著要覽。自分爲上中下三篇。今書以子名。亦宜臚列而叙焉。旣成秩。敢付之剞劂。以卒先業。嗟乎。即先君猶尚自以爲未慊於心。然是或稱不朽矣。梓始于萬曆丙午正月二十八日。訖成于八月望日。并紀末云。不肖男陳昱謹識。

金罍子目錄

上篇

卷之一

卷之二

曹沫刼齊桓盟

卞莊管仲為将三北

管仲不薦鮑叔為政

後宮成盛色則嬖貫者微女謁既昌斯讒夫進

、

里鳧頂書斷吕

趙穿弑其君靈公而宣子反無一言

程嬰以死報公孫杵臼

晉衛魯弑君出君

卷之三

正誼明道　　楊氏墨氏

劉向孟子論詩不失孔子之旨

士與君臣有三品　人臣不可以寇讎視君

不更楚毋爲章子之過

卷之四

人鼠人蛾　文字談及狗者用書以志感

賢者宰邑民化　二子德及飛走

射不可以二心中　操舟馭車無他心

庚市于止鬬　跖者大盜備說非六王五霸

卷之五

卷之六

有爲尚功之言者

樂毅袁渙可爲不忘舊君

老臣謀國長慮

或問秦趙澠池之會何如　秦白起最多殺人

李斯諫秦逐客而以客害非

茅焦忠諫　茅董公非真、明君親之倫

秦焚書坑儒非起於李斯

秦廟號其最近古　此道萬古流行

秦士可殺不可辱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汲黯爲淮陽太守　　田蚡奉邑食鄃

孝謹之衰目石慶始

武帝知多欲不宜君國子民

武帝尤信越巫

武帝爲戾太子立博望苑

武帝託後嗣於霍光金日磾

雋不疑斷黄犢車男子事

卷之十

魏相因許伯白去副封

長民者毋鄙夷其民之心則渤海之盜可爲良民桐鄉之民可爲子孫

宣帝渴臣不逮光武　趙充國屯田

丙吉不以醉飽之失去士

陳萬年教子以諂　蕭望之褊心爲戾

望之何獨不畱延壽

贊學黃老望之儒者表見不同乃反如是

蓋寬饒封事　孝宣殺趙蓋韓楊

惲死亦自有取　定國不能爲釋之之守法

卷之十一

君子無取曲意矯情　漢李忠格殺羅龍芳

漢李善蒼頭　殊勳卓行皆長鬚

瘦羊博士　周黨報仇

郅惲何顒不背死友　丁鴻求仁服義

虞氏祖孫材性實異　朱子有言天生天殺

陳忠奏獄代死聽　漢尚書郎過誤可貰

吳恢蕭廪二子之諫信是卓識

承宮名播匈奴

馬季長非終身富貴不可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何易于調雜江　徐有功稱平

亦士孫瑞推功不矦之意

姚崇奏請除蝗　劉禹錫非篤論

張九皐有媿乃昆　韓休負帝

三事先后皆開元時

二子飈鼠　賀季真以宅為千秋觀

卷之十六

張瑝琇為父報讎　唐玄宗西幸

玄宗阿保祿山　玄宗何有於兄弟

郭公盛德務欲成人之美

東坡溥待子儀　令公夫易可及

郭狄二公易地皆然

郭子儀奏一縣官不報

楊綰易名文貞　常衮欲辭堂封

懷恩有母懷光有子　盧杞爲虢州刺史

權之一字宣公卓契其儀

杜黃裳清儉一德孚於内外

魚朝恩服子儀爲長者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三臣所執有大臣之節

始悟程文簡之卓識　祈禱非廸所宜

王博文請解官持服適毋服

本朝第一人

君子以仁合族而以義防之

宋人品相業之優日韓范

韓魏公諫槀七十餘章集爲三卷

鄒浩以焚諫草致禍

兩公各以道德經誼抗顏人師

卷之十九

皆盧盧孟氏之家法

人殺其子豈復有人理

自刻乃所以自鬻

胡叔獻不信神異

何許大事而可以倉卒誣人

曲端王庶之不相能

馬仲之忠績白則檜之奸狀益著

兩間合而未事不可復爲

胡忠簡論王倫秦檜劄子並出范公甞筆

岳飛才不止爲將

高宗殺當事敢言之臣

善惡之報不於其身而於其子孫

檜亦自以姤婦殄絶其家

卷之二十

當時已有公論

朱子按唐仲友事

繼毋已更嫁而猶曰子毋者楊敬仲之過

先生之文宜無以更此

趙彥遠生朝必哭於廟

天下可幾大平

此兩節最足以惇彝倫正風俗

豈有朱晦庵翁孫失節者

元勿殺文丞相丞相可以無死

許文正盍有江漢之思

許衡慨然以道爲已任

董尚書冥其不虛俸祿者

彼同僚言譬自不類

中篇

卷之二十一

堯典九族考

上古簡質有名無諱

許由　巢父池主

人死則魂升於天魄降於地

後人因謂鯀與舜禹同在祀典

鯀非誅死

或曰禹知鯀不能治水何以不諫

臯共工在四岳舉鯀治水之前

語類謂砥柱銘上是有箇文字上說得

夏啟獻犧於益　太伯三以天下讓

或問太伯父死不赴不得爲不孝

糟丘生乎象櫡炮烙生乎熱升

八元八凱　三仁

文王先已生伯邑考武王后又生唐叔虞

夷齊食薇

伯夷讓國本意還是避紂

太公爲齊太祖

成王剪桐葉封弟

呂刑顓爲祥刑而言

管子論民毋大過上毋赦

古人見其君父則稱壽

宋伐杞狄伐邢桓公弗救

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至六月雨

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

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名實過爽曰繆

晉文赦里鳧須斬頭䪼

楚賢祖稱尹令子文孫叔敖

孫叔敖諸葛孔明稱其賢

楚子聞令尹子文之貧

兩書皆亂荀吳伐鼓而稍異

子貢贖人而辭不受金

魯公甫文伯卒而後宮爲之自殺而從者二八

子罕相宋　季札觀樂

吳伐越越伐吳各入其地窮追以及其國

卷之二十二

孔門三世出妻

孔子嘗許伯魚喪其出母

出妻之子爲父後者無服

胡致堂本生母嫁亦不解官持服

王元感著論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

或問喪畢之月遇有閏焉則如之何

宋孫中舉明經請併喪父母議服

庶子爲其母雖母在皆得以終喪三年

雜記三年之喪或遺之酒肉則如之何

徐孝嗣議從伯於長孫婚會

嫡母在庶子爲生母三年服　居服不飲酒聽樂

居喪讀書不習業　諸史書起服考

士人遭祖父母喪不得應舉

後漢晉魏畢竟風俗近古

晉猶謹嚴禮教　宋黜名教罪人

禮女子嫁服其夫斬而降其父母朞

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女之父母死壻之父

母死則如之何

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何　禮嫂叔不通問
禮爲舊君有服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
曲禮哭日不歌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日不歌樂飲酒　大臣喪與遇后喪同
宋重大臣之喪　歌哭不同日爲是
弔賀不可同日
曲禮君子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
大宗小宗　宗法立則甚重大宗
庶支不主祭　合奠墓左

九夷　七人　夷居夷俟　齊必變食考

有神當云神在何煩如字

犬馬譬人子之養其親者非指言親

坐客有談孔子無兄者　微生高

顏淵伯魚之死　曾子問可謂博學明辨

時有雨子羔則可　豈以牛耕或未見於春秋

史魚祝鮀較然兩人

廐焚孔子之家廐　升車正立

逸民　蕭墻　執鞭

三歸　三讓　食酒

孟子語簡而意具　少艾　都部

簿今手版　置郵　孟仲子

告子非名不害　告子名勝　世人言謚曰冊

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天下有道却走

馬以糞

左契右契　仁而有禮若叔子兼之

後門考　鉅子墨之精於其道者之稱

荀卿非墨氏之薄葬

臣見君呼萬歲

人心欲趣亡秦故駕其詞

忠正之臣有名湮滅於國史而屢託於它書

者

今世但知指鹿事

操懿莽溫而晏君固有

沈約何以獨網羅得失

亦足以發明高祖之必恩

呂氏禪高祖之闕

世傳陳平之無行　絳灌或譏平

鐵崖之論有所自　張子房非儒者

四皓不如淮南一老

太史公謂周勃安劉雖伊周何加

文人以筆墨滑稽

褚少孫作滑稽之語六章

古者婦人無爵

呂太后以魯元公主女爲孝惠帝后

尚論人主於三代之下必以漢文帝爲賢

申屠嘉有古大臣之烈
先儒以爲變之未善
董仲舒曰儉非聖人之中制公孫弘曰人主
病不廣大
公孫弘脫粟布被
謂石慶澣衣周仁爲垢汙
公主夫䵷其奴且姑其婢
始作俑者要敬之罪
文人議論鮮徵於事實

漢唐宋三事乃適相類

巳立后刑人家此語安可復出

疏廣疏受　兩事可謂百世法

丙吉麾大納人過　黄霸材長於治民

王褒守道不終　漢諸儒專門談經

君子謂數公之教爲遠

劉向繆論　神羞兆分之祭　孔光削草

杜欽谷永俱爲王氏死咨

四父奸賊而其女皆立節皎然

曹瞞欺天罔人　老瞞評吹

操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

何晏忠孝

小人害君子術不一端而可畏

惇死恨不早勸曹操之篡雲死願及見蕭衍之篡

曹植庶幾有仲雍之志

司馬懿稱疾不與政事

王祥遺命諱其所闕　王祥不忠馮道無耻

阮嗣宗勸受九錫一牋深可毋作

李密初忽躁競　士衡猶爲有禮

羊祜杜預　羊祜盛德遠迸　唐彬

人之驕吝豪貴乃有至於是者

何夔履正　何曾任愷日食萬錢

好財好屐　豪傑之士恥言財

晉世賄賂滋張　古人守清以慎

古人不容易拜人亦不容易受人之拜

兩人不信天道獨不徹人事

惜哉倫非其人　華廙守道

賈充秦檜無子　庾亮一事賢於孔明

古人權以應變類此

術家應乃若此　景純知數不知理

術者之說何啻百家

稱是陳太丘女　劉遐妻朱序母皆將材

郭攸棄子　兒莚氣類相慕尚

死而靈威震於爾代

良將因敵設知事適相值

人子之事父毋當何所不至

此老真不媿乃姓　李萬歲射石入簇

真帝王之盛德

善奴臣下名者周宣齊文宣

讀魏收隋書　隋書孝義傳首列陸彥師

廼知德行氣節猶是兩事

同傳而自相牴牾　李士謙刑罰論

婦事舅姑舅有殺其父者如之何

許善心以不謟贊被殺

卷之二十七

仁傑不願知譖者名

十四歲女子造語驚人若此

桓彥範取楊嶠爲御史

君子傷二子不得爲綴榮吉頊不能爲吉[illegible]

隨駕隱士　郭山惲名玷儒學

舊有配戸和市法　父子濟美之難

豫寬不撼不屈安在

房李爲相不務徇天下之公

李光弼有愧子儀　子儀殺張曇

政之寬猛隨地而異　裴范家法

盧坦救荒兩事爲後世法

宦者掌宮市利與民市非任　退之二鳥賦有所諷

退之送鄭尚書赴南海詩

文章之作其可不慎

愿歸盤谷始言甚美

韓湘考　世稱元白

後唐明宗庶幾有堯舜官天下之心

裴休異乎范石兩公

南唐元宗賞花釣魚

南唐元宗時多徙令

漸高以賢慶於伶

歐史所以獨粹專美

宋事僚過於石晉

楊升庵好詆斥六一作丹鉛錄

卷之二十九

改年號須古來未有者

温叟內行淳至亦何俟此

卷之三十

梁灝考

宋世三元不止三人

宋世祖孫父子兄弟狀元六家

張忠定詠嘗謂吾榜中得人甚多

本朝分三卷取士昉此

張師德爲王旦所惜　張師德不謁王旦

宋制臺諫官不得往來相見

宋世宰相執政未有兼東宮職者

程子謂向敏中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

卷之三十一

王荆公心慕周茂叔　遠俟人豈易然一

二公肯爲楊雄馮道不

觀二詞二公之志何如

安石乃以孔子譏其見

取兩人姓寓風刺　馮京父商考

宋史袁韶事與鶴林玉露馮商事正類

三人皆登第後娶贅女

三公不欲屈受人官職

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

司馬公無后　韻昌先後兩覩此盛事

石佛自是不復有光

程氏語納拜之禮不可容易

呂惠卿正叔猶不欲掩其材

淮陰義婦壯神烈婦

徐節孝呂東萊兩公議論古人一事

禁及聖經諱嫌字

市壯珠事具宋史不甚顯而關繫甚大

龜山此言平日得力處在此失足處亦在此

秦檜舞權逞私雖小必用

秦檜死怪中國無復有如檜者

万俟卨首希檜旨殺飛

穢塚

先此固有訟朱子於蘇王議論間者

世言惟儉養廉

卷之三十二

金之種類出生女直

金國建號取此兩議

胡婦乃能以廉相其夫

褚承亮不愧管寧陶潛

高汝礪知體

學者稱爲江漢先生

劉靜修言之不置

二公於後世公論何如

元君臣崇尚如此

葉李留夢炎優劣

希憲君臣間昌言正直　世傑不應洪範招

元遺山金士領袖言足不誣

王者無五子之憾

夷狄雪用中國如此

高源事與本朝薛夫子類

下篇

卷之三十三

古禮類

古人席地而坐　古人跪坐于地

授坐不立　古者婦人拜礼

卷之三十四

稱名類

張懿李賀以姓名見傾　王莽禁復名
祖孫世遠同名不害　史記諱談字
兄弟多取偏旁相近　後世取名多諱
劉徐謝諱嫌太過　袁粲改祖命名
季瑗改名綱　劉湛張稷名子
師道至今幾變　史多遺人之字
父母字其子　薄俗父敬其子
名同前賢　前臣不必名於君前
名謚若前定　後世自侈徽號

卷之三十六

考古類

卷之三十七

象数祠祀類

五夜五更　五更鼓外有六更

冬至夏至俱曰日長至　龜策阿黨可罪

八蜡　城隍出處

祭啓聖及孔子不同日

江南之衡山即霍山非江北天柱山

北嶽今在大同府渾源州

天子宜拜岳瀆

楚人祀申包胥非祀伍子胥　玉女出處

配食縣社　立祠以子孫賢愚為興廢

卷之三十八

仙技雜異類

季主君平隱於卜筮

君平耿玄不妄言吉凶

相貌不足盡憑　一相三四等相

當富貴雖困阨不死　芴有相亦無相

數逢三逢五俱吉　生卒年月日俱同

夢不可言　張栻薛瑄生死厥狀相同可

照鏡不見頭面　忠貞血跡俱不滅

飯黍變化爲凶兆　猫鼠相乳

鮮豕馴狳知義　烏城蟻樹竊之象

卷之三十九

雜異類

卷之四十

忌諱類

禍幾各有先兆　勝負不在旛節之兆

熒惑守心　仁宗破陰陽拘忌之惑

上官忌三五九月　納后受禪忌九五月

忌日忌月　須赦而帝疾瘳

富貴由命　景濂利用禍福甚奇

人生死皆有命　孟觀熙光知天不知人

袁氏祥禍非関塋地　羊祜鑿祖墓

卷之四十一

雜言類

罷倡黜僧　禁僧及閹

諫官風聞言事　唐政急欲厚歛

宋重民牧　仁宗能君徽宗不能

名相不結宦妃　相如因宦者進

漢武用人不遺　布被警枕

衛青容賢　定國不許邑子於翁歸

卓茂忠恕　陳寔受侯任弔張喪

張綱奠兇活民　曹操借漢服敵

王導譌節　阮謝不節

救溺得子棄溺殺妻

卷之四十二

雜言類

計史以薦　楊震胡質之清

去官晋犢　袁安不鞠吏賍

清能吏多酷　吏商之姦

墨子違情邀君　樂死樂貧

傲上趨勢皆非　陳蕃設榻

度尚禮淳于翼　孟嘗隱處窮澤

卷之四十三

雜言類

脱〻尼獨超夷俗　　蕭家奴知愛才

二氏恩撫婢僕　　王義扞主受刃

園丁燕禜程僕不欺　　女奴存孤

揭容孝德卓然　　女奴執燈覓火

三思丁謂不信善人　　梁冀蔡京無人倫

小人誤主　　鬚有無被誣誤

以小人驅小人　　蠻夷好自誇大

漢唐威行夷狄　　金人重司馬輕蔡京

出于歸宗　　仁傑有取日功

卷之四十四

辨物類

目録畢

金罍子上篇卷之一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困學記聞。家語云。舜葬於蒼梧之野。薛氏曰。孟子以爲卒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於紀。蒼梧山。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攷九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按薛氏此說。則

家語與孟子。兩書記舜卒葬處皆合。其攷据近精。而近時燕泉何孟春註家語。亦云國語舜勤事而野死。此云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孟子云卒於鳴條不同。呂氏春秋載舜葬於紀蒼梧山。今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州近莒之紀城。去蒼梧不甚遠。此家語所謂蒼梧之野而史記載舜南巡狩。崩於蒼梧。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則司馬子長附會之訛。而啟後學之疑者也正與薛氏合。攷唐劉知幾史通云。舜典云五十載

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按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媟劃。地氣歊瘴。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履其塗。況以萬乘之君。而堪巡狩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捨茲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殁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溘盡。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

韓子黃陵廟碑亦云。書云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

溺死沅湘之間。今讀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也。謂昇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同文也。其下云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爲舜死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則先此唐諸大儒。固已深疑子長之說。特未嘗考見所謂紀之蒼梧。而併所謂蒼梧者皆不之甚信耳。及宋司馬溫公史剡乃曰。昔舜命禹曰。朕耄期倦於勤。女惟不怠總朕師。是以天子爲

勤。故老而使禹攝也。夫天子之職。莫勤於巡狩。而
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葬焉。惡用使禹攝哉。是必
不然。或曰。虞書稱舜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爲升道
南方。巡狩而死。禮記亦稱舜葬於蒼梧之野。皆如
太史公之言。子獨以爲不然何如。曰。傳記之言。固
不可据以爲實。藉使有之。又安知無中國之蒼梧。
而必在江南耶。虞書陟方云者。言舜在帝位。治天
下五十載。升於至道。然後死耳。非謂巡狩爲陟方
也。按溫公之言。與韓劉二氏之論同。所謂安知無

中國之蒼梧者，固已默會及此，而特亦未嘗攷見呂氏春秋有以證所謂蒼梧者果在中國，而不在江南，以深明太史公之誣耳。或曰：然則所謂湘之二妃何以解之？曰：史通詳之，而羅氏路史亦有說焉。史通云：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傳，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爲神，即列僊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帝堯之二女，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問博士曰：此何神？對曰：堯之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

女傳。二妃死於江湘之間。鄭司農亦以舜妃爲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爲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虙妃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其義可知。且帝者之后。配靈神祇。何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斯不然矣。原其致繆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而路史則云。舜三妃。娥育無子。先帝而死。葬於陳蒼。育部娥皇冢志

陳蒼有黄帝孫舜妻肓冢女瑩生義鈞而封於商故女英之冢在商事見劉禹錫嘉話廣記書禹爲天下帝之諸子分適他國其之巴陵者登北氏盖從之故其墓在巴陵而登北氏二女曰霄明曰燭光處河大澤靈照百里是爲湘之神盖登北氏既從徙巴陵則其二女理應在焉故得爲湘夫人而其光照於百里是皆可得而攷者胡自紛紛而爭爲堯之二女乎是同是帝女劉氏則以爲天之二女羅氏則以爲舜之二女皆不可知而有以明湘

之君夫人必非堯女舜妻則可知也近讀謝靈運撰魏太子鄴中集詩北渡黎陽津南登紀郢城注杜預左氏傳注曰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也則南中亦自有紀終不可曉司馬溫公詩云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張文潛詩云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旁灑淚留叢篠

韓詩外傳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天下

聞之皆溥禹之義而美舜之德禹之所以請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也按書有苗弗率舜咨禹徂征益贊於禹禹則班師韓氏疏謬無足廓辨第其所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己本出於記禮者之言虞夏之世君臣之交可否之際唯有都俞吁咈昌言直諫未遑有此婉媚之習也且亦必待人君自有其過幾爛勢流不可撲遏不得已姑引之自歸寧襲天下之咎於其身亟所以替否糾違矯君之非義自不廢豈君本無

過無事輕造不韙之端簧鼓於其側幾君之不我從以爲之德如此則周秦以來往往人臣道其君以齋祠神僊土木欽權干戈誅殺亡所不至而皆藉口於是曰吾將自予以過而惟君之擇之也幸而君之不從則號於人曰吾志也已足以謝過於天下不幸而其君之遂從之則殃民毒國且波及後世是則所謂逢君之惡而人臣亦自以其身犯天下之大僇又豈特爲君受過而已耶其漸亦使世之昏君盡疑其臣以賣直沽名亟誅天下之异

辨皐陶有後

意者以盈其惡而又何以禦之。夫物也予此則奪彼矣。故蕪辨之士。卒宜有讓。此仁義人皆得有之。故當仁則弟不讓於師。當不義則子可爭之父臣可爭之君。何則。明良之會。使臣主兼業。豈必過當在其臣。而後善始歸於其君也。且夫人臣之道。止於陳善閉邪。夫道以不善之足以彰君之德。孰若道之以善。足以成君之德之為宜明懿美也耶

後魏高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嘗嘆曰。皐陶至德也。其後英蓼先亡。劉項之時。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

有刑之餘虞。況凡人能無咎乎。宋人胥山史繩祖有曰。唐虞大臣。稷契皐陶。稷以播時百穀。烝民乃粒。而後始通祀。以配后土之社。至其子孫本支百世。而繼世以有天下。又篤生文王周公。傳聖道於天下。後世遂郊祀后稷以配天。蓋教民稼穡功用之報如此。契以敬敷五教。使百姓親而五品遜。是生成湯。以有天下。凡六百年。又篤生孔子。傳道萬世。為斯文宗主。此敷教之功用也。至淑問如皐陶。然以明刑弼教。而後世卒不能有天下。左傳又載

皐陶庭堅之不祀則以刑名絕世雖皐陶尚爾況不皐陶若者乎是亦允之遺旨也予以爲刑與天地竝立決無可廢之理而如皐陶爲士以欽恤明刑以哀矜折獄則好生之德洽乎民心式敬之風畏乎王國況其家乎若止以報應之理言漢于公縣之獄吏郡決曹也決獄平不寃且高閭以待子孫之興而厥子定國孫永果官至丞相御史封侯問世況皐陶之淑問乎呂刑苗民弗用靈作五虐之刑殺戮亡辜帝用遏絕無世在下蓋報虐以威

則然若使臯陶之明刑弼教而亦不免於絕世與苗民同誅尚得爲有天道乎且如杜周張湯爲漢酷吏而俱有良子孫爵位通顯作史者謂雖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然則天何報施酷吏之厚而貽聖人之烈也反不益爲冠虎傅翼乎夫臯陶之不祀未定然也春秋時臧文仲偶有感於英蓼之亡而云然臯陶之後不盡英蓼而蓼雖亡國未必滅宗如英布固黥也商周之子孫千億豈無一人胥靡者獨黥而王迺爲厥祖之餘釁耶尋孔之旨蓋

將以刑爲廢而可。故名傳名性好佛。幼嘗爲沙門。然則固慈悲不殺之宗旨也而史氏者偶說其言。遂傳而爲之說亦殆於弗之察矣

益稷篇帝拜曰俞往欽哉林氏謂禮君於臣則無荅拜。然太甲於伊尹成王於周公。皆有拜手稽首之義。所以尊師重道也。舜豈以師傅之禮待臯陶與此不入蔡傳。而真西山讀書記取之。然誤矣。按周禮九拜。一曰稽首。謂臣見君之拜。臯陶所以稽首颺言也。一曰空首。則君荅臣之拜。又一曰奇拜。則

君荅臣止一拜。所謂帝拜曰者蓋卽空首拜奇拜也。記稽首然後成拜。明臣禮也。君荅拜之禮無不荅。明君上之禮也。又曰大夫見於君。國君拜其辱。君於士不荅拜也。是古者臣見於君而君不荅其拜者。惟士爲然。以其賤故耳。若卿大夫則未有不荅其拜者。舜固未嘗以師傅待皐陶。而亦不容待之以士。則其因拜而荅者。固君臣間常禮。惟太甲於伊尹。成王於周公。皆常拜手稽首。蓋臣之所以見於君。而君以此施之於臣。所以爲尊師重道而

非舜拜皐陶之比也

湯七年旱不著見於書它亡徵信焉殆傳者妄也至乃云桑林之禱迂則大甚以人禱亡國之妖言也一鄰吏辨之而湯信耶剪髮攦爪嬰之白茅犧其身若之何躬不情之譎以欺天也又稱禱乃大雨歲則大熟天下讙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則豈非夫湯旱也禱七年而雨耶旱七年而禱耶禱七年而雨天棄湯也旱七年而禱湯棄天也夫洛圻川竭已亦豈一雨所能救哉七年之旱而始有

皆遇之詞一禱之應而輒有象成之樂乞謹天戒檢身若不及者烏有也曰然則何如曰後世以水旱堯湯儷言旱有亡不可知或湯在位三十祀而旱之爲年者七焉以七年之旱軼見於三十祀之中而其旱也亦適止乎一方非連七年旱亦非舉四方皆旱如傳記所云也若連七年旱而以四方即所謂煎沙爛石信不虛矣烏百穀有留種生民有遺育哉雖莊山之金能食人乎以魯僖公之憂民而厪有可閔之歲梁惠王之用心尚有可移之

粟不意天之絕湯乃至斯極也曰若然則水旱怨咨亦常事後世亦昌異而稱之曰以爲聖人在上當雨暘時若而值此故異之也曰以爲桀之餘烈則何如曰諺所謂室於怒而市於色矣夫桀烈也徙而湯天道乎武王之伐紂也師興之日而雨乃紂獨無餘烈乎曰然則所謂桑林之禱者何如曰禱也古者禱雨必有處桑林蓋湯之所以禱雨與聖人視天下若痒痾疾痛之在吾身故一方旱則禱之二年旱則禱之謂旱之七年而始禱又犧其

仲雍 泰伯 右荊 吳

湯忠 季歷 友

身。若是之矯誣。則吾不然之矣

桀爲暴而湯伐之。循跡而言。是篡也。而書稱湯曰爲下克忠。泰伯既逃。而王季代之。循跡而言。是攘也。而詩稱季曰因心則友。則友其兄湯之忠。季歷之友。於其跡之外觀之

仲雍裸而之荊。因俗也。夫曰賢者。固同俗與。曰四方習之。百年秉之。非一人之化也。非一時之積也。誂異諸。曰泰伯端委而治吳。不然乎。曰何必伯也。雖仲亦然。曰惡在其裸也。曰始二子之至自周也。盖

太史據法爭立紂

荊吳之人人之。已而荊吳之人君之。人之故先因其質。君之故宜廸以文

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啟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紂故爲後。呂氏曰。用法若此不若無法。予謂此太史乃亂也。何法之有。法云云者妾而妻者。雖紂之母。固妾也。何嫡庶之差之有。古

之立子也。有嫡立嫡。無嫡立長。長鈞立賢。賢鈞立長。以長以賢。孰敵之。亦紂父不可謂不知子也。而卒奪於亞夫之讒言。以立惡而覆其宗。契與成湯之不祀忽諸。哀哉。

箕子之陳洪範也。潁濱蘇氏論之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爲爲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爲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斯論也。近是而非。道者何。當然而已。使武王以其不

道貪商而奄取之則箕子卽以死爲其道尙何肯忍詬跂而覶縷於讐人之前乎惟其深知武王之心非有利乎彼者釋然未嘗有讐用之心而將其虛懷訪逮則固就而亹亹焉蓋亦以塗之人俟武王而巳矣必曰意於傳道而身不可死武王之賢不可失則忘君事讐先負不道之辜於我而又以何道授之人耶道者流行於天地貫乎古今未嘗以有人而傳無人而絕天畀禹鴻範數百年後至箕子而復續箕子死後豈必無人而又何必武王

哉

紂之暴也詎可告語文王外諸侯且身不免者數矣而炮烙之廢解焉惟聖而仁斯行是斯化與或問其事何如曰載記殺矣將毋取衷焉夫古今一情也原情以攷其事則另非省矣按韓非子說難二篇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酆三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雒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悅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知哉文王出千里之地

而得天下之心。韓子曰仲尼以文王爲知也。不亦過乎。夫知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爲也。無見也。此是宜於文王也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爲知未及此論也。子謂韓非之論是也。其所記文王之事。與仲尼之言則非。夫王以擅其權上

得罪於紂勢且叵測陷阱中者莫[illegible]之河溺人
乎兒所入之地又非即還其所傍以視掛罪之處
紂亦未見所以卑文王處也而且趣焉以請解炮
烙之刑蓋太師父師從容燕語之所不能得之於
紂而乃闔門耳戮之罪人爲之斯豈人情事理乎。
韓子不深明文王之無是事與仲尼之非有是言
也而果於非聖人惑矣然其謂收人心而重見疑
者可謂引繩墨明是非也若史記則謂崇侯譖西
伯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散宜生之徒謀於呂

望而求有莘氏之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恠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悅乃赦西伯西伯既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遂賜之弓矢斧鉞爲西伯與韓異然亦非何則羑里之囚非以紂嘗醢九侯脯鄂侯而文王聞之嘆耶彼獨竊嘆也尚獄剠公爲人請解炮烙紂何肯但止王亦何不少懲文也且以紂視文王孰與齊襄之田單漢高之蕭何田單拯涉也蕭何請空地棄民也二示猶以掠譽而招五過於天下也忌

而後致之死況文王嘗紂時耶且崇侯方譖其行

仁義而文□□光盛已疏矣司馬溫公曰是正中

崇侯虎之譖於紂也然則如之何曰其說莫近於

呂氏春秋呂氏春秋曰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

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

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爲民

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爲民請炮烙

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故曰文

王知矣予以爲此一節特賢於韓非爲邈其曰冤

侮雅遜。尤足以槩文王之實。蓋即易所謂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記所謂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者。紂以此喜。而命爲西伯。且賜之履千里之地。文王不敢受。而因爲民請炮烙之刑。皆事理宜有之。蓋乘紂之不蔽。而以進其忠。正荀卿所謂事暴君者。因其喜而入其道。曲得所謂焉。若如讒非司馬遷之言。則請未必行。紂且怫矣。是東熸[illegible]猶取火也。且當是時。天地莫非紂有。文王亦安得地千里而獻之。信矣。二子之繆也。特呂氏所謂

閎散討免文王難

必欲得民心者猶不足以顯文王之盛德文王豈
有一毫徼民之志者哉若曰務全民命也全一畏
之命則必得千里之地方可
文王之免於羑里則閎夭散宜生之爲也或曰爲人
臣者下道以免其君於危則苟而可與陳子曰人
臣以忠爲其道夫能忠以免其君而何苟與吾聞
之也人臣之事君也猶子之事其父也爲人子者
不幸而其父之有過苟可以全吾父何弗用也爲
人臣者不幸而其君之有患苟可以免吾君則何

弗用也瞽瞍殺人皐陶執之夫皐陶之執之也則既已離於天子之司敗矣而舜且勿恤也竊負而逃竊負而逃非天子所以事其父而舜爲之以赦敗也閎夭散宜生之間以行其賂而免文王於梏也是亦竊負而逃之辟也或曰文王乃亦以孝免難與曰文王何知焉閎夭散宜生之爲而紂之出之也其爲之不知所以爲而其出之亦不知所以出奉而出之而文王固且曰天王之聖明也又何慙焉且吾聞之也人臣之事君也猶子之事其父

也昔者舜之祇載瞽瞍也起居飲食未嘗不在側
也索而殺之則不可得故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
孝也文王之幸免患於紂而受成於二三子之計
也是亦大杖則走之辟也
呂覽周文王使人抇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
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
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遂令吏以衣
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髊骨又況
於人乎賈太傅新書云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

已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遽以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遽以人君禮葬之吏曰此无主矣請以五大夫禮葬之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奈何其倍之也士民聞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而倍槁骨況於生人乎蓋二書所記一事差異如此然新書繆矣聖人無夢亦無夢焉有慨焉以王禮之葬許人於恍惚之中及其覺也妖夢是踐而不復以事理自裁阿鬼以不正之封罔民以非義之信乎而不啻之云亦未爲得文王之

旗武王未斬紂頭懸旗

治岐也猶有政乎則民之養生送死自可以無憾至於力之所不及則比又使之相保族又使之相葬也又安有不衣冠之殣不封樹之藏乎而使吏發之發之而始更葬之則境內之髊其被文王之澤者亦寡矣

或曰史記武王陳師牧野以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武王至商斬紂頭懸太白之旗其事信乎陳子曰否不然當是時毒紂之虐而快於一決者之爲

是言也吾聞之也君子惡惡不惡其身雖大懟夙怨死則止矣此臭腐何知焉尸而僇之負也洩其重冤而爲也君子猶甚之武王載其衛德以伐紂而又芉心於燬死之餘乎夫旗之而鉞之奚爲哭項祀袁者何也曰然則它書之所傳皆誣與曰誣也紂之死非武王之心也蓋武王深盡傷焉故猶以舊君喪禮之示紂自得罪於天非有惡於我也若曰吾固爲君臣耳子曰之不樂以謂之疾日王且悇然若將有終身之喪焉刻其遺體魄初王之

始入商也。商容與殷民觀而往觀之。見武王曰。吾新君也。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夫至於修死人。非不怒也。王亮曰。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天哀而憐之。人圖武王之心。則夫死而猶愛之而非其心焉。後之人將以快紂。而不廣其以戡武王也。或曰。然則武王何以處紂。曰事無經載矣。猶有盤焉。賈太傅云。紂將與武王戰。紂陣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紂走還

於殷廟之上身鬬而死左右莫肯助也紂之官衛相與斜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蹷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搴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已夫紂之死也武王實使人帷而守之夫帷而守之則殯而瘞之其皆以天子禮焉固又其事之可推也

[illegible]

桀死以卯日紂死以子日故子卯不樂謂之疾日蓋忌而癈之也青江敖英曰子卯不樂非明王之禮

也。桀紂以子卯死固可疾。湯武以子卯興。獨不可樂耶。予曰非也。子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志舊傷也。禮子於父母有終身之喪焉。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既以天下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喪焉。故於是日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此王者之厚也。或曰其殺之而傷之何也。曰殺者獨夫。傷者湯武爲舊君也。湯既放桀而有慚德焉。睹其慚知其傷也。或曰武王伐商。前歌後舞。非與。曰爲說者。其起於世

之衰不恡於誣聖人而以行其私也

孔穎達疏云。泰誓武王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强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强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稱太公。非實事也。愚按舜典。舜命禹之言曰。朕志先定。鬼神其依。卜不襲吉。舜之命禹也。成諸志。其

謂昌。先天而天弗違也。武王之伐紂也。依於神其詞婉。後天而奉天時也。此亦禪讓征誅之別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不聽。遁採薇首陽山餓而死。先儒皆疑之。以今觀之。不特其父死不葬一言之謬也。蓋嘗謂之二子以清聖於天下。故非君不事。不立於惡人之朝。當紂之時。而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夫其君而以待天下之清也。醒歸之。紂無復悔禍之期矣。真人應命與天下而共誅之。將使宇內廓清穢氣不流。固二子之所以俟

其身而有待也。如之何其非之也。是必皆天下爲
紂而可耶。非二子之所心矣。古之賢者。誠重其所
雖爵於人之本朝。亦其君爲社稷死則死之也。武
王入商而問之元子奔。太師遯北海之濱。夫爲獨
枵腹而死義。斯何以哉。且夷與太公同事文王。又
同爲天下之大老。天子有問。無北面而詔之者也。
新君行大事。而不即謀於黃髮。夷固可予然去就
謀之。宜以時諍。諍而不聽。則北海之北已矣。今也
不聞一言諍之於廷。而復邀之於路。不救之於惟

惓惓誅之後而欲力争之於干戈倥偬之際寧不知白旄既舉可復偃耶孟津之會既集可復渙耶亦不相於機而空言矣天下理無二是者也今一人爲之是也而一人非之又不非也是理可以二是而世無一定之執也武王之舉爲伐暴而順天而非之者不以爲不知天命而妄譏吾不知也曰然則二子之之首陽餓而死也則何如曰二子於義求仁以逃國違不仁以逃世也其介縱而不求於人以時瀕于餓則有之矣未聞其以餓而死也礼

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而世以為賢焉。曰然則二子固終事武王耶。曰亦未之而用也。下則公曰。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共欲叛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之。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意豈異耶。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伯夷乃不與。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荊公持論。固多好異。此

論夷孫遜國

其言之切理者也。呼。推伯夷惡惡之心。使及武王而事之。又復見紂惡之甚。其君孤竹。當不後八百諸侯。其嚮大老於周也。抑豈十亂臣之下乎。

孤竹二子之遜國也。曰國有中子也。使微仲墨台氏之鬼。其若敖氏乎。是故君子有達節焉。不可繆以爲經也。於斯時也。伯夷爲不當立。叔齊爲不當復避。曰不違天乎。曰父也者。子天之。父之於子也。無適而非命也。父命叔矣。奚違天之有。曰若伯也何。曰叔立而奧恭尚伯也。若唐明皇之遜讓皇也。不敢

論比干剖心矣於窮成

以其國加焉又樹伯氏子俾後我曰固其國也若宋穆公之於與夷也則父子兄弟全而性得矣曰季歷之不爲叔齊何也曰叔齊逃伯夷逃國有中子爲不亡也泰伯與仲雍皆之吳季也在周夫何行而之

君子以道立命命由我出吉凶禍福天不得而制之比干剖心於殷末夷齊枵腹于周興斯豈天能爲之耶按漢徐幹中論曰所謂禍者已欲違之而反觸之者也比干以知其必然而樂爲焉天何罪焉

天與
武王
九齡

天雖欲福仁人亦不能以手臂引人而昇之也唐
皮日休首陽山碑曰夷齊之死也太史公以責乎
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
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蓋夷齊以殷亂可乎而臣
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
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予謂此二論極精
前人所未發也

武王夢天與九齡以告文王而文王曰古者謂年齡
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

廼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按文王固聖然亦人耳何道以逆自知其壽且百年而夢帝與九齡即信亦九年耳何道以知武王之爲九十年文王既知壽之且百年而武王之爲九十年何道以能自損其三年以與武王而以巳之百年爲九十七卒以武王之九十爲九十三孰爲制若長短之命而得以父子相揖讓乎武王爲子亦曷忍挹父之年齡以自登也緣記者以武王克殷滅紂在武王之末年故傅會爲此[illegible]三七之文。然相付授之意嚮若

此則武王伐紂初非天命皆文王全以私智陰謀斡旋造化奪取天命以私諸其子而得之耶

易有享帝享上帝之文又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而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正與易合上帝即昊天上帝盖以形體言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而鄭玄遂有五感生帝之說皆巧爲之名以褻瀆神天若後世道家拜章者謬矣且易既曰以配祖考亦無必以父配之文而孝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

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然文王以周公言之
則嚴父以成王言之則嚴祖方其時政則周公宗
則成王安在必嚴其父哉且至於成康之世而文
王明堂之配實未嘗改故司馬光呂誨謂孝子之
心孰不欲尊其父聖人制禮以爲之極不敢踰也
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
下此皆不見於經而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
配明堂以是觀之自非建邦啟土造有區夏者皆
無與其大之文武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德業

非不美也然而不敢推以配天避祖宗也孔子以
周公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
孝以荅曾子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尊其父以配
天然後爲孝也近代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
此乃誤釋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也得其旨矣
周必大以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議曰周公雖攝
政而主祭則成王王方幼冲故周公參稽古制裁
事於明堂其曰嚴父者指周公能推本武王之志
追尊文王之功非謂自主其祭配也謂周公推本

天子放天志以王祖考

武王之志追尊文王之功故曰嚴父此句極當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鄭注謂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是謂天子不可以諸侯爲祖父。故司馬文正議以爲記禮者深於聖人之旨失之愚以爲此記禮者未失也注禮者失之耳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illegible]文[illegible]也顧丹云尚書舜爲天子瞽

職爲士明起於匹庶者子不得爵命父母嫌於卑之曲禮巳孤暴貴不爲父作諡父爲士庶巳忽暴貴升爲諸侯而恐爲父作諡如是鄙薄父賤不宜爲諸侯之父也蓋禮意如此武王爲天子追王曾祖祖父如是擅爵命於祖父嫌薄曾祖祖父之爲諸侯以巳天子之貴臨之故必告於天地天地與之告於祖宗祖宗許之然後身葬天下諸侯以天下之心共尊太王王季文王使若不出於我者正不敢以子孫之卑加其祖父耳後世天子崩群臣

咸請於南郊稱天以誄之亦是此義

史記文王已受命稱王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而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退而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若文王已先自稱王追王太王王季武王何緣更追王乎中庸則又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第不及文王盖武王克商即王位固已追尊文王在位二年未及追王太王王季遽崩故周公輔成王始克成之由此觀之大傳繆太史

召棠 齊槐

公孟繆矣

蔽芾之棠昔者召公之所茇也。公則已矣。而人猶沸恐拜之。况剪之乎。夫其盛德足以永所思也。齊景公之槐也。嚴刑以禁之。置吏以守之。將使人望而不敢指目焉。而人傷之。矣。其空威不足以庇所愛也。故威去無生。君德存無死。君思堯者見於羹見於牆。而特棠耶。然秹者喪父母而児視耶。

論卜世卜年之誣一

元城語錄書傳之間有大害事者若卜世卜年之類是也。先王之有天下日慎一日而惟恐其不終故

書曰天難諶命靡常詩曰天命靡常此文武周公之書也豈有預爲歷世長久之說以數告子孫使子孫倚恃天命恣爲淫虐而不懼於危亡乎曰若是則王孫滿之言妄矣曰蓋有說也當楚子問鼎之時王室之威不能制也天子之德莫能懷也故假天命神告之事以拒之且曰卜世三十年七百而尚未也不然則文武周公之志荒矣焉永鄉因退撿史記武王滅商至定王二十世凡四百二十年故史記云王使王孫滿應說以辭楚兵乃去以

信先主之言而唐孫郃卜世論亦云帝王囊括宇宙位重憂深非樂兆民之上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以子繼之堯舜禹是也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反卜年卜世耶必也欲永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佑之豈非云窮也哉何三十世七百年之有左右其卜而左其德俾乎厥後恃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裁而盛帝辛恃瑞而亡

在此不在彼。彼豈不知之。而卜年卜世乎。按元城之言。見發聖王不敢預於天命。驕其子孫之意。而孫氏之論。又併明聖王未嘗私以天下擅諸子孫之心。蓋以二者竝觀。而厥誼益盡。元城又因史記設詞一言。而推其當世假天命神告之事。謂非其詞之誠。則尤所謂探本綜實者

周至穆王降矣。然其去文武成康時。非有幾也。顧其冏命則曰。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蓋時必有鬻爵賣官者。已爲鴻都之漸矣。呂刑則曰。非訖於威。惟訖

偃王非行仁義

於富蓋時必有骫法鬻獄者已有梗陽之漸矣

餘冬序録云。史稱徐偃王行仁義諸侯歸之。及敗而死。則又曰。吾不忍鬭其民故也。以是世以偃王乃仁義而亡國者。其信然耶。偃王事詳無所攷。聞之尸子曰。徐偃王好怪。沒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者。多列於庭。則知偃王之亡國而喪身。必它有以致之。非仁義之罪也。始之諸侯有歸之者。值穆王之西游。而天下適無君耳。非行仁義之所感也。陳子曰。余暇日攷東漢書。東夷傳。張華博物

志及劉氏通鑑外記徐夷作亂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處璜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欲舟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爲天瑞自稱偃王江淮諸侯伏從者三十六國穆王聞之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鬬其人爲楚所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後徐子將死曰吾頼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於此盖偃王之事猶有可見者如此徐

僻處要服而偃怙其固陋不賓不王瞯穆王無道
武功匪兢乃狡焉啟封疆之忍至率九夷以戕天
子。此豈溺於仁愛而不忍鬭其民者乎。既得王東
諸侯雄心方大且欲通舟上國溝而游之其勢非
盡得周不肯但止疲民之力矯天之命黷師而不
自戢貪王而不知戒僭王猾夏又不必言此賊仁
賊義之極有一於此足以為僇而兄兼之則其喪
身亡國猶有餘罪固不必它有以致之而後明其
非仁義之罪也乎居蹩躠為仁踶跂為義以蠱誘

愚俗獲人廣疆方天子西游存其喘息一日整旅徂征將以大國義已非威力又不敵守死而已乃復用其故智謁然出言曰吾惟不忍用民以至此也且夫無事則驅民力戰以逞雄貪事亟則恤民亡國以行仁義有是理乎嵎夷之人朴愚易動扇而從之身死而嗣未滅是有天幸存焉韓昌黎何人詞其廟碑乃亦曰婉婉偃王惟道之就以國易仁爲笑于頑斯何言與夫國亡矣仁乎曷存智猶惑此笑者頑耶